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六十至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惪滋

東都事略卷六十

宋　王稱　撰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捕其首斬之及縣漢相繼陷而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於此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

軍遷太常博士與脩歷代君臣事迹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舉送宰相冦準素惡之出知吉州後為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志廬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懟欲知江陵府又知慶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王欽若素善從易常謂人曰吾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見

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為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揚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侃後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為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舉進士真宗時名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久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

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殿脩撰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録事叅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脩起居注丁謂執政

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
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
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晉絳二州還朝
或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熱
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
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
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舉進士為鳳翔觀察推官知臨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為定王府記室參軍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寃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

創物大智聞天下常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作蓮花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學㧑開見其所為文而器之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太常丞脩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今朝廷政令

不專出上而後宫外戚恩澤日益蕃滋陽不勝隂之效也加以夷狄閒多内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為即誅之太暴非聖人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為有名矣西邉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抵死者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得自死偃以為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以

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月日之限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為令嘗與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盇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

號慟而歸後舉進士為永寧簿盛度守光州池為光山令大内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産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獨諸邑先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毁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乃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耆進池獨耆退何也加直史館

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皇恐池曰長
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廵檢夜
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為文約不敢復督士卒而
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廵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
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
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
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捃摭其事條
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

而從革之孀犯稅隂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五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而利

用悍强不遜内外憚之使契丹其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敵釁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為黒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恐其益慢中國故荅以此言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内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閤請對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吕夷簡曰

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為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泰州徙徐州兖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為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為道輔為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僦郭贄舊宅宅近太廟而言者為出入傳呼則神不寧詔令徙宅道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既以士元事罷憤惋

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宗翰

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

勅薦士皆以宗翰應詔嘗為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

提點刑獄知蘄密陜揚洪兖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

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

州至有以爵為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為言詔改衍

聖公南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禄官不領他職給廟學

田萬畆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

六十

叚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於家庭而少連

生舉服勤詞學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

繼者少連治文仍出其右當章獻皇后臨朝為御史臺

推直官上疏論戚里恩濫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

為通判天雄軍召入為殿中侍御史郭皇后廢少連與

諫臺官伏閤不得對孔道輔范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

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
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不得不
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
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
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
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令不
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
仲舒伏閤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

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閤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隂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隂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蓋大臣重禄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

之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氛祲蒙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若然則修化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晩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失無不驚歎且皇后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隂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

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聖躬故脩髙垣置在别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宫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在别館為妃乎為后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事陛下一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宸聽而臣下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徳豈虚言哉葢臣

職有曠尔夫皇后動揺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内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以希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内援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一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凡舉事為萬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願詔皇后歸宫復其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隂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

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宫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賢院出為兩浙淮南陜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仁宗甚歎惜之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

嘗知臨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名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陛下宜責躬脩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為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拔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為

郡者聽民自占既而多為豪右所不便水利湮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為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為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者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關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用寇準薦復名試為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為孝感其後脩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名

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用已過分矣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産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為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歳能為文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為兖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侍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

盜鐵禁者師民曰鄣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疎

野其為文章清麗繁縟而又詳練故事為士大夫所稱

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博覽善記事父孝

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名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

用大臣薦為祕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

偽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

讞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劾奏得减死賓王慊之因訟彦若不詣郡坐謫監單州酒税踰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宗廟薦新中秋用菱蔄不經易以蒲白彦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獻除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彦若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祕書監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録院脩撰擢禮部尚書
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為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紹
聖初以彦若與脩神宗實録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
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六十

東都事略卷六十一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亢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亢因言敵主孱而歲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爾決不敢動元昊反為涇原鄜延路兵馬

鈐轄徙幷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破豐州圍府州方解
去屯琉璃堡縱遊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亢至命開
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闘志乃募役
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
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效死亢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
破之明年亢築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
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人易之亢更其兩軍旗幟夏人
果出爭亟趨萬勝而先犯之遂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

踰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進使為并州副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招討使亢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閲時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户歲減戍卒萬人復知瀛州亢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關為緩急備夏竦為帥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亢議時契丹遣汎使僥求

諸事沿邊皆警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吝惜亢閑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所白幾事也亢為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公復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甚姝麗為敵騎掠去令幸於敵主日夜居帳中時相皆事之令遣人有所市公善結之敵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其大王納壻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

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悉從之自是敵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費不貲唯高陽獨否徙知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亢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降曹州鈐轄改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為徐州總管卒年六十三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犒過侈雖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仁宗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隂為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為守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為不法嘗私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隂為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徒亡命㑹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為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㵎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損內

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
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
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爲鄜延路兵馬
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
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
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可
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此公乃不
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内屬凡邊民有過則挍之

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辭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
而與決之境内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
撫養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
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
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
夏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范仲淹宣撫陜西命世衡與
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
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

其不意又援路以絶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間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甯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

衡使嵩賫書遺以棗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令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别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昊鎻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緑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宫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令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

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因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將行因欲并間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剛浪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剛浪凌無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為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

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羌酋有蘇恴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甞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詁諤誼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詁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父世衡欲乞蔭補官詁辭以推諸弟杜門讀書時稱小隐君世衡卒詁上其父反間羌酋之功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以詁為天興尉神宗即位以太子中允簽書慶州判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詁禦之遂城熈寧砦於鎮戎之北又破羌人於折薑會以功遷左藏庫副使為兵馬鈐轄元豐中王師西伐詁知鎮戎軍熈河旋師兵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傺佐以

他路為言詁曰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閤門使知鄜州告老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詁為人明達樂善宗族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興兵繫獄詁乞納官贖罪世衡嘗以汝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既顯達復歸其田詁固辭不受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為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博士以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

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間道通蠟書於嵬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嵬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户萬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請因而留之乃以為綏德城韓絳宣撫

陝西召諤與計事除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為鈐轄折繼世首議修囉兀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棊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别駕移單州又移華州閲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措置熈河邊事分兵為七軍諤將左軍自

岷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鄜延路副都總管諤上言秉常為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臂而來耳神宗壯之乃以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諤節制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衆來援諤大敗

之捷書聞神宗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令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謌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横山之地不見虜會詔班師乃還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謌言賊巢雖未覆滅若據有横山則興靈將無所恃以為食河南之地可不戰自屈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復欲進城横山遣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計議邊事謌入對言曰横山亘袤千

里沃壤實稼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折薑會以盡橫山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居守延州言者

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興靈而迂路出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為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七諤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劈之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為將亦有聲以功遷至皇城使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

久賊益兵朴戰没

誼字壽翁倜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略通其意熈寧初兄詁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誼爲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復洮岷疉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誼率兵討平之遷内殿崇班久之爲熈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誼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青唐遣鬼章候誼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誼習知山川因語之曰爾跳梁涔蹄

間謂我不知爾國遠近耶命趣便道鬼章懟怒以兵脅之誼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為熙河邊患遂合從為寇誼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遷西上閤門使從知鄜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卨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鄜延人謂得誼勝彊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

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閤門使明年進保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誼莅軍嚴肅令一下雖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為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所至興學禮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

食愛護元氣使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繼世為將號有智識所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滬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渙滬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乃慨然上書請太后還政章獻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

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渙為右正言郭后廢
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閤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為通
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邊加直史館
元昊納欵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部郎中知滄
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冀州
為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憲州防禦使累加鎮寧軍
留後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為鋭
於進取及致仕久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滬頗知書傳深

況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閤門祗候嘗為瓦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生氐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滬密使說其城主鐸廝那令内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為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氐情

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氐兵數萬其酋請服因盡驅隷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罷役不從益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為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東都事略卷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六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為懷州防禦使補德用為牙內都指揮使超率兵六萬伐李繼遷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為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卻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

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仁宗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冀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干吾軍執不與章獻固欲與之德用固不與章獻崩有司請衛士坐甲者德用以為故事無有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明道

二年拜簽書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既貶黜士皆爲之懼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

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甚愧復保静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德用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迓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邪德用曰明天子在上豐年乃其常爾時契丹來求關南故地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仁宗不許德用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

陷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鎮集慶封冀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矢五十嘉祐

元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諡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贇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贇幼孤真宗在襄邸憐之及即位授右侍禁還供奉官真宗幸大名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贇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卒與敵遇援兵不至而死真宗因恤其家守贇事真宗官

至保信軍留後仁宗即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

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鎮鎮東保大定國鎮海召拜同知

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内侍黄德和誣告平等降賊

守贇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為質既而德和果以辨

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换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畧安

撫招討使守贇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

鄜州朝廷以其子隨為招討副使而以守贇知樞密院

事隨道卒守贇丐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

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緫管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間爾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感泣而去守贇位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中府爲陜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陜州而卒年四十

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偁女授供奉官稍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明年為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澶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

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黄仁宗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爲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爲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

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為殿前都指揮使歴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爾為御史所

彈不得善罷仁宗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共為表謝翰林學士歐陽脩以為慢朝廷詔以脩章示懷德懷德雖愧息謝罪而終不復進表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為農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

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
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
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
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為騎馬小底後隸拱
聖軍選為散直元昊叛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
青勇於臨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
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略宥州屠
㖙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

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路總管仁宗聞其在陜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敵人平原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鄙休兵入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徳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儻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為交趾

所虜阿儂改適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為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天國號仁惠皇帝稱其母阿儂為皇太后建元啓歷阿儂凶悍有謀者小兒肉間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攻横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

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賔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幷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絶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鋭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僞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

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
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繢金龍者衆謂
為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朝廷不可誣
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夫
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
邕州諜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
高一弟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朝廷始欲存之
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為大理國所殺故悉封戮都

市青還朝復為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謚曰武襄青為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懷知己常周恤其家熈寧元年神宗思青勲烈自為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虖為

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爲名將矣

張孜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以宦者事真宗孜以父任爲三班奉職仁宗爲皇太子以孜給事春坊轉殿直仁宗即位爲閤門祇候累遷供備庫副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昷之奏罷莫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孜議孜言此乃界河策先鋒者緩急以爲先登不可絶其常賜朝廷亦以爲然昷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

州雲翼銀𩎟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以反慶歷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朝廷以富弼使北而孜副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亂矣孜獨策馬從數卒往喻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召還或叩孜馬

首為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既明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移知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集慶又坐販易公使而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惠

郭逵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逵少以父任為殿侍隷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倜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為真定府監押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

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為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
遣逵逵故與臻同侍仲淹徑至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
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曰願君登城相
見逵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逵衆蔽之
得免臻貴自刭衆遂降以功遷閤門祇候知鎮武軍秦
鳳路通古渭州逵受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吴
奎使契丹會其主受尊號逵與奎入覲使還辭為汾州
都監五谿蠻彭仕羲叛以逵知澧州大破仕羲于桃花

州遷禮賓使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六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為涇原路副都總管遂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為陝西宣撫使神宗即位遷静難軍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帥延州時种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鄆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欲棄之逵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諒祚死夏人來請綏州逵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壓邊逵使人

諭之即遁去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逵遣將破之
于金湯韓絳宣撫陝西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逵曰諤狂
生也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
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逵沮軍召還朝慶州兵亂關中騷
然乃命逵知永興軍至則儆守備而人情乃安徙知秦
州王韶開熙河逵按其不法遂徙知渭州朝廷遣蔡確
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
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逵討之神宗問所以平

交趾者逵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遂復邕州師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降而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逵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涼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六十二

東都事略卷六十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文蓬吉為光祿寺丞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

庸以為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見皆賜
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
又作王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轉運
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
大事也不可輕議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兼侍
讀學士初劉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
國宜以智勝難以力克令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
因上備邊十策遷承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

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假宜如故且無使外夷窺朝廷
淺深仁宗從之為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
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陜西河東歲市馬二
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
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
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
急如此則國馬蕃矣久之還端明殿學士仁宗問用人
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

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
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
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
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上前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
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
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
上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議
者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

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度
性資純直不事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仁
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
古之治亂為蓍龜也仁宗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
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在政府一日
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未官
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二
卷慶歷兵録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吴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詔諸儒裁定乃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

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昊反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議絶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敢妄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元昊亦歸過自新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育言而虛奬中國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歷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數月除參知政事章懿皇后升祔真宗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

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為憂仁宗欲從二人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育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為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又徙陜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

將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
京留司御史臺分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
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
奉行疾少愈復知陜州加拜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
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欵而並邊種
落數侵為患龎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
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
書及疏於朝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

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充

充字冲卿舉進士甞爲國子監直講兼吴王宫教授他官與宗室狎習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爲宗室六箴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分寫遍賜皇族英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脩判流内銓胡宿之子宗堯改

官有言其私者乃出脩知同州充上疏言脩以忠直結
陛下之知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脩復留充
亦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臣意欲隆其禮王洙判
太常寺禮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充即移開
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置會温成神主祔新廟以
楊察攝太尉充獻官趙抃與充監禮仁宗又遣内臣臨
視祭事内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親享太廟則
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温成廟而

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觀望不治吏罷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召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木征逃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授以官爵令自

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為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為堂後吏所駮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

識求赦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屬繫考鉤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為同列所危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采秀澈詞氣溫厚內行修飭事凡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神宗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

待制安詩子儲倅官皆至員外郎始張懐素以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爲福當似姚興須頼懐素之力可以王關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星變謀與倅起事爲人所告懐素儲倅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舉進士爲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爲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録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夀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嵗歉

民無積蓄盜賊間發鎬為平其物價募民為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轉運使敵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彊弩奏為清邊軍最驍勇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

府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為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圭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弃而

不耕人以爲清入爲監察御史裏行再遷知諫院時范
仲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
余靖尹洙相繼被斥歐陽脩移書責若訥爲諫官阿附
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
後臣不敢妄有營救歐陽脩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
正通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
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
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

賢人者國家所以為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
臣愚以謂仲淹以狂言取譴豈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
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於
惑衆脩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為士君子所耻至謂為
不肖加直史館為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三公坐
而論道令二府對才數刻豈能盡萬機之事宜賜從容
如唐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
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吴育數爭

事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
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
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公議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
者多欲招降獨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令釋不討且啟
亂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使皇祐五年
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
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若學善記於申
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醫書雖國醫無以過也然

拘古方治疾多不效皇祐閒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有集二十卷

臣稱曰烏虖士之舉指云為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為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無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躐取政柄遂為清議所薄方仁宗之世求賢如不及若訥既有位於朝榮名厚禄何患不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

矣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叛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賔客絳以父任為校書郎舉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禄寺丞為祕閣校理上疏謂有宋當以土徳王天下下兩制議兩制以為太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遵五行之序事遂寢仁宗即位絳建議請以真宗配感生帝而翰林學士李維又以為不可尋

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水旱蝗生河决絳上疏引洪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以為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塞時變惟是號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天心故水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陛下也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制命有信宿輙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令陛下朝夕左右以倖幸而進為陛下言者剌民而取利則甘御下而惜恩則悦諛言似忠而害於理忠言似逆

而便於政然而爲國以恩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免三公示戒懼也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賛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何爲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詔深自引咎許士大夫極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納之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直集賢院以災年髙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

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内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賛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又益以内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内有不時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者延燔簡編略盡詔訪舊本定正疑文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攷校之便直舍卑喧大官衛尉供應滋削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寂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為慕道不篤於

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甚為聖朝惜也願闢内館以恢景德之制為開封府判官又為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於必行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得知鄧州卒年四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宜州推官稍遷

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入等遷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雷下詔求直言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陛下既祗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與修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之道有位有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人守邊防擁重兵有

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
有強悍而自恣獷傲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
其命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患生
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柅其隙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
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而盡其能凡此數
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
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福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

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材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令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感恩自厲此

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寛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令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巨細無内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隂侵陽之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

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既又陳八事仁宗嘉納之除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紳舉馬端為御史諫官歐陽脩論紳所舉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楊州父喪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急於進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醫者誤用藥猶力疾杖之已而卒年四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為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還為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

知秀州入為三司鹽鐵户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同修起居注進直史館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静臣之道也天動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丙辰地震此大異也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此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矣願陛下深自咎責明詔郡國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監而善應來集也出為兩浙

轉運副使疏太湖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除知制誥方陜西用兵急於經費仁宗自擢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冗者一切删去内東門御厨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宰相吕夷簡不悦清臣以宋庠鄭戩與清臣同年指為黨出知江寧府入為翰林學士以父喪免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為宰相陳執中所不悦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

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糴賈昌朝固爭而罷復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清臣為人爽邁遇事敢言數言天下事皆當世可施行者有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宿州召試學士院改著作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出為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擿姦伏一路悚栗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

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者察謂防禁
一潰則奔競復起文無令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誕
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晏殊爲宰相察以子
壻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
大夫爲御史中丞詔舉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廵糾
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去坐細
故皆所不取恐英傑之士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郯論事
不得實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若反被責問非所

以為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出知信州改揚州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進禮部侍郎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曰宣懿察七歲始能言為文敏贍典內外制有體要吏術簡而中理有文集二十卷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年三十一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爲㳂城河陽二縣僉書孟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懐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懐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懐敏不能用其言是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爲渙論

直得復知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懐州官至太常博

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户曹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

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

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

與俱貶貶監唐州税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

陜西用兵大將葛懐敏奏起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懐敏

辟而尤為經略使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琦

降知秦州洙亦徙通判濠州久之琦奏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輙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

數年而爲丘墟矣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國北有强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敵叛命四年並邊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雖樂聞過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臣所感忿於邑而不已何者以令命令數更恩

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在陛下所行爾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紬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

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内降臣聞
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爲斜封令陛下威柄
自出外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
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
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
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
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
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

過厚民間傳言内帑金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蓄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當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户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閒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悦服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

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知渭州鄭戩為陜西帥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屢召滬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

吏戢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洙命御史劉湜就鞫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爲嘗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毉藥舁至南陽求毉疾革隐几而坐與賔客言不及其私遂卒年四十七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爲文章簡而有法自西兵起洙未嘗不在兵間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利害又欲訓土兵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有文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舉進士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録衍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動仁宗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仁宗好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脩媛寵

恣市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甫平生所善者也又言參知政事陳執中

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仁宗難之甫遂求解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留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云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學舉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知中牟縣民賦役重而富人隷太常為樂工者六十餘人揚休皆罷之為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為開封府推官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之臣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當立上之左右與聞聖言不可坐仁宗從其言遷刑部員外

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仁宗誤書名揚休言此奉宗廟之禮而有司承誤不以聞仁宗曰溫成之廟豈可書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即命改焉揚休又奏乞增諫官七員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以尊儒術命御史出使以防壅塞擇郡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豐財用皆有益於國者卒年六十三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

東都事略卷六十四